

矛盾三角

● ● ●
长篇历史小说《汪精卫》 第三卷
黄 鹤 逸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矛盾三角

- 长篇历史小说
《汪精卫》
- 第三卷
- 黄鹤逸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54 3月

(晋)新登字2号



长篇历史小说《汪精卫》第三卷

矛盾三角

黄鹤逸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467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4年8月山西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册

*

ISBN 7-5378-0687-X

I·665 定价: 平装16.80元
精装19.00元

• 180 •

9093982

谨以此书献给

光荣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将士们！



作者近影

目 录

一、日本天皇的一天·····	(1)
二、铃木的软硬兼施·····	(25)
三、脚踏两只船·····	(48)
四、影佐重庆遇险·····	(69)
五、在同一天·····	(89)
六、事情并没有了结·····	(112)
七、徐珍偶然遇芳子·····	(131)
八、戴笠弄巧成拙·····	(155)
九、日本从中干涉·····	(180)
十、在日本外务省·····	(204)
十一、唐生明打入南京·····	(224)
十二、逮捕吴开先·····	(246)
十三、对汉德威的处置·····	(266)
十四、川樾茂来华以后·····	(285)
十五、矛盾三方联合反共·····	(304)
十六、各个击破·····	(321)
十七、任援道秘密赴渝·····	(343)
十八、悲喜交集·····	(359)
十九、活埋石友三·····	(377)
二十、控制周佛海·····	(400)
二一、在新年的头两天·····	(429)

二二、罗梦萝被捕·····	(451)
二三、捉放任援道·····	(472)
二四、皖南事变前后·····	(499)
二五、假投靠成真叛变·····	(524)
二六、又一次转败为胜·····	(546)
二七、短命的特务机关·····	(570)
二八、从苏州到东京·····	(598)
(81)	·····
(83)	·····
(85)	·····
(87)	·····
(89)	·····
(91)	·····
(93)	·····
(95)	·····
(97)	·····
(99)	·····
(101)	·····
(103)	·····
(105)	·····
(107)	·····
(109)	·····
(111)	·····
(113)	·····
(115)	·····
(117)	·····
(119)	·····
(121)	·····
(123)	·····
(125)	·····
(127)	·····
(129)	·····
(131)	·····
(133)	·····
(135)	·····
(137)	·····
(139)	·····
(141)	·····
(143)	·····
(145)	·····
(147)	·····
(149)	·····
(151)	·····
(153)	·····
(155)	·····
(157)	·····
(159)	·····
(161)	·····
(163)	·····
(165)	·····
(167)	·····
(169)	·····
(171)	·····
(173)	·····
(175)	·····
(177)	·····
(179)	·····
(181)	·····
(183)	·····
(185)	·····
(187)	·····
(189)	·····
(191)	·····
(193)	·····
(195)	·····
(197)	·····
(199)	·····
(201)	·····
(203)	·····
(205)	·····
(207)	·····
(209)	·····
(211)	·····
(213)	·····
(215)	·····
(217)	·····
(219)	·····
(221)	·····
(223)	·····
(225)	·····
(227)	·····
(229)	·····
(231)	·····
(233)	·····
(235)	·····
(237)	·····
(239)	·····
(241)	·····
(243)	·····
(245)	·····
(247)	·····
(249)	·····
(251)	·····
(253)	·····
(255)	·····
(257)	·····
(259)	·····
(261)	·····
(263)	·····
(265)	·····
(267)	·····
(269)	·····
(271)	·····
(273)	·····
(275)	·····
(277)	·····
(279)	·····
(281)	·····
(283)	·····
(285)	·····
(287)	·····
(289)	·····
(291)	·····
(293)	·····
(295)	·····
(297)	·····
(299)	·····
(301)	·····
(303)	·····
(305)	·····
(307)	·····
(309)	·····
(311)	·····
(313)	·····
(315)	·····
(317)	·····
(319)	·····
(321)	·····
(323)	·····
(325)	·····
(327)	·····
(329)	·····
(331)	·····
(333)	·····
(335)	·····
(337)	·····
(339)	·····
(341)	·····
(343)	·····
(345)	·····
(347)	·····
(349)	·····
(351)	·····
(353)	·····
(355)	·····
(357)	·····
(359)	·····
(361)	·····
(363)	·····
(365)	·····
(367)	·····
(369)	·····
(371)	·····
(373)	·····
(375)	·····
(377)	·····
(379)	·····
(381)	·····
(383)	·····
(385)	·····
(387)	·····
(389)	·····
(391)	·····
(393)	·····
(395)	·····
(397)	·····
(399)	·····
(401)	·····
(403)	·····
(405)	·····
(407)	·····
(409)	·····
(411)	·····
(413)	·····
(415)	·····
(417)	·····
(419)	·····
(421)	·····
(423)	·····
(425)	·····
(427)	·····
(429)	·····
(431)	·····
(433)	·····
(435)	·····
(437)	·····
(439)	·····
(441)	·····
(443)	·····
(445)	·····
(447)	·····
(449)	·····
(451)	·····

一、日本天皇的一天

东京，一进入六月，就是季节性的阴雨连绵天气，使整个城市变成灰茫茫的百里烟波，也使它更显得神秘莫测。

天刚蒙蒙亮，随着从几个兵营发出来的军号声，深受侵华战争之苦的东京市民，仿佛惊蛰刚过，尚未完全恢复活力的昆虫，没精打采地纷纷从被窝里爬起来。

忽然，一个惊讶的消息在市民中悄悄传开了。于是，人们熙熙攘攘地拥向大街小巷，使东京充满了一片含糊的，纷乱的，复杂的哄响，好像从千万个蜂房发出来的嗡嗡声。如果身临其境，细心观察和谛听，就会发现那片喧闹声中虽然有几分惶恐，但却是惊喜的，振奋的，抱有某种希望和反抗的，如同火山在地下发出的轰响。

然而，唯独东京都中心区一块占地六百六十万平方米的地方，却悄无声息，平静得像一湖没有涟漪的止水。这就是日本天皇生活和工作的皇宫。

皇宫，旧称江户城，建成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即一六二三年至一六六一年之间。这座宫廷式的建筑物古色古香，豪华庄重，很富有大和民族的传统风格。皇宫广种树木花草，给人一种幽静典雅之感。在苍翠的树林之间，有小山，有溪水，有河流，有池塘，有小桥，是个十分幽邃的地方，根本不像处在大城市中心。

裕仁天皇与良子皇后住的寓所名叫“吹上御所”，这是历代幕

府将军休憩养性的地方，也是他们欣赏音乐和舞蹈的娱乐场所。吹上御所由天皇宫、皇后宫和太子宫三栋建筑物组成，中间以长廊相连而成为一个整体。因其间的距离较大，相互没有任何干扰。裕仁选定这里做居室，既有对历史的回顾，也有皇权一脉相承的寓意。

三十八岁的裕仁，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即位的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他中等偏高身材，显得很文弱，一副金丝边眼镜和一双极其灵活的眼睛，以及上嘴唇的一字黑胡须，在他端正而俊秀的苍白脸上显得非常突出。他那讲究的衣着，严肃的表情，庄重的举止，都说明他是日本的天之骄子。他有个特点，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被惊醒，即使依睡在身旁的良子打个翻身，也能使他惊醒过来。也许是这个缘故，他每天晚上十点由侍从医生杉村昌雄探探当天的脉搏，量量体温之后，先去皇后宫与良子睡一个小时，满足了夫妻间床上的需要，就返回天皇宫单独就寝。自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裕仁的生活过得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盥洗后，先读报，然后做祈祷。八点半用早餐，九点半去“表御所”办公，直至中午。午膳后不午睡，继续处理公务。一天工作结束后，偕良子去御苑散步。

今天，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裕仁起床后正在洗漱，侍从长藤田文德神色仓皇地走来，垂首立正站在裕仁面前，毕恭毕敬地说：“启奏皇上！卑职刚才接到内阁情报局长官的秘书川本奉章先生的电话，说情报局在东京发现反对天皇和皇后的传单。因情报局长官出访去满洲国了，川本先生恳求马上谒见陛下禀告有关情况。”

藤田年过半百，中将军衔。他集侍从官温存、顺从、卑躬屈膝的特点于一身，而深得裕仁的宠信，任侍从长已经十年了。他说罢，屏息静气地站在那里，好像一尊没有灵魂的塑像。

裕仁听了藤田的报告，心里一阵震惊，正在拧毛巾的手也颤抖

了两下。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中中断早晨二十分钟的祈祷只有一次，那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他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的时候，因出访不便设佛堂而不得不放弃。除此以外，即使他的父皇大正天皇驾崩的日子也没有中断过。那么，东京街头出现反对他的传单，在他心目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看来，这比他父皇寿终正寝更忧虑，更难过，更痛苦。他不准备按时去祈祷了。

“川本君现在哪里？”裕仁脸色铁青，十个指头一松，拧成一团的毛巾掉在脸盆里。他本想再擦擦脸，不知是顾不及了，还是心慌意乱忘记了。

“启奏皇上！他正在情报局恭候御音。”藤田的腰板郑重其事地往下一弯。

“要他马上来表御所见朕。”裕仁吩咐说，“请通知木户幸一侯爵一起来听听情况。”

“遵旨！”藤田倒退几步，然后转身走出门去。

裕仁不声不响地走向更衣室。侍从官入江佐正和德川良弘悄悄跟上去，帮助他脱下身上的便服，换上军装和戴上大盖头军帽。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皇宫设立了陆海空军大本营，天皇是大本营的最高统帅。因此，他每天办公、接待外宾和出席御前会议都着军装。他换上军装，习惯地对着穿衣镜正正衣冠，又一次觉得自己长相不凡，具有龙凤之姿和天日之表，天生一副天皇骨相。他裕仁是真命天子，两张传单岂能动摇他的皇位！真是蚍蜉撼大树。他受这样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由入江、德川和两名便衣警官护卫，乘坐三分钟的小轿车，来到陈设讲究的表御所接见厅。

入江刚给裕仁端来一杯热茶，木户和川本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来到裕仁面前。

木户是内大臣，权限极大，除了参与决定后任内阁总理大臣

人选外，还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决定。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精力充沛，饱满的天庭下面，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发出奕奕照人的光彩。他神态温良谦和，脸上常挂着亲切的微笑，使人觉得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宽厚仁慈，心地善良。只有偶尔从他思考和判断问题时，眼珠子急速转动的动作中，才能窥探出他狡黠和奸诈的本性。因为木户是裕仁的近臣，是裕仁最相信的人，他才大大方方地与裕仁隔着一张茶几并排坐着。川本则不然。他三十来岁年纪，是第一次谒见裕仁，神态有点畏畏缩缩，坐在裕仁对面的皮沙发上，连眼睛都不敢正视这位至高无上的召见者。

“你们情报局发现什么传单？川本君。”裕仁语气淡然，好像与人随便闲谈似的。但是，尽管他有真命天子的精神支柱，面临人们的反对，他的心脏免不了又一阵急跳。

“启奏圣上！发现有两种传单。”川本从皮料提包里拿出传单，双手捧着，迈着正步走向裕仁，“恭请陛下御览。”说罢，退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

两种传单的边缘都呈现出规则的锯齿形，上面还粘着干了的浆糊，这说明它们是从墙上撕下来的。

裕仁惶恐地接过传单，硬着头皮看下去。矛头直指裕仁的那张传单的标题使他的心缩成一团：《裕仁天皇即位十二年的‘政绩’何在？》

传单列举裕仁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和扶植伪满洲国；退出国际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妄图征服亚洲；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全面侵华战争道路，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等罪行之后，接着揭露说：

“由于天皇把日本的主要财力物力用于侵华战争，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壮年当兵赴中国打仗，使大批工厂倒闭和大片良田沃土荒芜，使日本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除了少数军阀、资本家和财主，劳苦大众则过着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尤其

是大米奇缺，只有老人、小孩和病人才能吃上一点大米饭，一般的人只能以粟子、稗子、山芋和野菜充饥。”

接着，传单引用了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则报道：“山形县小国村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妙龄妇女二百五十人，由于生活所迫，全部卖给京都、神户、横须贺、札幌等城市当妓女，使山国村变成没有少女、少妇的光棍村。据了解，这种光棍村全国有秋田县的玉米村和下乡村，以及雄胜郡的秋之官村等一百二十多个村庄。”

传单最后写道：“这就是天皇陛下即位十二年的‘政绩’！这就是天皇陛下走法西斯道路，给日本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天皇陛下必须痛改前非，无条件从中国撤兵，让日本人重过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

裕仁心情沉重地将传单递给木户。愤恨，羞愧，难堪，痛苦，使裕仁的脸色像暴风雨一样阴沉。他好像干坏事被人当场抓获那样无地自容。从感情的需求说，他实在不想再看第二张传单，但理智又迫使他非看不可。他瑟缩地拿起第二张传单，那醒目的标题使他的心像被开水烫着一样疼痛：《请良子皇后将心比心》。

传单用如泣如诉的语言写道：“从卢沟桥事变到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在中国战场上丧生的皇军有近十万人，这使多少中老年日本妇女失去儿子，使多少中青年日本妇女失去丈夫，使多少日本少年儿童失去父亲！良子皇后陛下：你也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日本女性，如果你亲爱的裕仁天皇陛下、亲爱的皇太子明仁亲王殿下都被战死在中国战场，像许许多多在中国丧生的皇军亲属那样，你既见不到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又见不到他们的骨灰，更得不到他们的一句遗言，你将是怎样的悲痛！你将用怎样一种愤慨语言去诅咒侵华战争的发动者！请皇后陛下将心比心，规劝天皇陛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早日结束侵

“华战争，无条件从中国撤兵，让今天仍在中国战场上而朝不保夕的皇军官兵活着回来！”

良子的美貌，聪慧，温柔，文静，加之她那音乐家和画家的素养，甜润的歌喉，婀娜的舞姿，用以熟练地弹奏钢琴和绘画的一双灵巧的手，而成为裕仁的掌上明珠和心头肉。因此，传单的不满愤怒语言骂在良子头上，痛在裕仁心上，更何况传单还是影射他裕仁来的。他那严肃而冷酷的脸，不时地出现神经质的痉挛，明显地说明了他内心有着剧烈的痛苦。他神志恍恍惚惚，冥冥间，仿佛有许许多多血肉模糊的日本男性幽魂哭喊着，挥着愤怒的拳头向他包围过来。蓦然，那些幽魂又幻化成许许多多哭喊着的日本妇女和少年儿童，一齐挥着拳头，怒不可遏地向良子包围过去。

痛楚使裕仁变得恍惚，痛楚又使裕仁恢复清醒，他终于从冥冥中的迷雾里走出来，望着川本，喃喃地问道：“这些传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启奏皇上！是天亮以后不久，大约早晨七点发现的。”川本起身立正回答。

“传单张贴在什么地方？多不多？”裕仁又问。

“很多！东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这两种传单。”川本说，“警察厅正派人一边进行检查和销毁传单的工作，一边把拥向街头的市民赶回家去，实行戒严，防止骚乱！”

裕仁又拿起两张传单看了看，这才注意到传单的署名都是“在侵华战争中深受灾难和痛苦的日本臣民”。突然，他想起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被捕后多次进行反战宣传的事，恼怒地叫喊着：“什么侵华战争，什么走法西斯道路，都是共产党的诋毁语言！”

“陛下的圣断完全正确，这传单肯定是日本共产党张贴的！”木户附和着说。

原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上午，日本田中义一政府对被关

押的德田进行第一次公开审讯时，德田利用这次公审揭露日本法西斯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全国人民，对外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教育了人民，扩大了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还未传到日本，德田就在法庭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正在有步骤地进行侵略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在中国东北和关内掀起了侵略战争的战端。”审判长怒道：“德田的话毫无根据，纯属造谣生事！”审判长的话音刚落，法庭附近的街上响起了一片出售发生“九·一八事变”消息号外的叫卖声，使审判长狼狈不堪。德田的揭露，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审讯结束，德田被判处十年徒刑。去年十月十五日上午，被关押在本州千叶监狱的德田，在监狱里又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他义正词严地说：“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决不会成功，日本军部好像插足于泥沼似的越挣扎陷得越深。”“日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地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果将使日本卷入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最后将导致日本毁灭。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反战运动。”德田还揭露说：“这场侵略战争不仅杀戮中国人，掠夺中国财富，而且杀戮和剥削本国人民，借以使军阀们大发横财，使普通老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

因为近两年德田多次在狱中发表反战言论，他被加判十年徒刑。但是，德田并没有因此屈服，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在狱中组织难友搜集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关情况，秘密撰写传单，等待机会带到东京印发。三天前，他刚好从二十多篇传单原稿中挑选出《裕仁天皇即位十二年的‘政绩’何在》和《请良子皇后将心比心》两篇，日共东京地区临时负责人小原静子扮装他的侄女探监来了。他将传单原稿塞在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里，要静子带回去缝补好再送来为由，巧妙地将传单原稿交给了静子。静子将传单原稿带回东京后，立即组织地下党员和党的积极

分子将它印制出来，于昨天夜里利用东京阴雨连绵，街道上的路灯特别显得昏暗，到处一片朦朦胧胧的好机会，避开巡逻警察的注意力，把它们张贴在大街小巷。

现在，裕仁想起德田的反战宣传，感到不能容忍，脸上的表情像石头一样僵硬，又像死神一样凶恶阴险。他愤怒地对木户说：“你马上通知警察厅和驻东京宪兵司令部，对共产党决不能心慈手软！要他们立即进行侦破，杀一批，关押一批！”

“遵旨！”木户起身倒退两步又陡然站住，“陛下！臣建议通知外务省派人控制无线电系统，防止外国记者抓住传单的事发

消息。不知是否有必要，请陛下圣裁！”

“有必要，很有必要！”裕仁感到国际舆论的可怕。木户和川本走后约两分钟，裕仁正陷于痛苦的沉思中，良子由侍从官户田康英、供膳女官山田诚子护卫，驱车来到表御所，请裕仁去贡膳室用早膳。她比裕仁小两岁，虽然已是六个子女的母后，但由于没有喂过孩子们一口奶汁，也没有为抚育过孩子们操过一份心，仍然保持少妇的风韵。她的长相、身段、风度和打扮，无不具有一种性感，而且最能够激起雕塑家和画家的创作灵感来。她断定丈夫放弃早晨的祈祷，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情，就吩咐户田和诚子在侍从官值班室等候，自己则忐忑不安地走进接见厅。

“出了什么事？陛下！”良子见丈夫面如土色，额头上冒着虚汗，大吃一惊。

裕仁烦躁极了，没有吭声，只是有气无力地用手指了指两张可怕而又可恨的传单。

良子诚惶诚恐地看了传单，心头就像爆炸了一颗炸弹，心碎神摇。又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剥光了衣服，使她受到极大的羞辱。她全然忘记了请丈夫用早膳，竟用双手紧紧捂住胸口，仿佛要制止她那颗心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一个劲地低声叫着：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她每天除了向侍从长藤田、侍医杉村了解丈夫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除了过问一下两个皇太子和四个公主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音乐和绘画上，从不参与也从不过问丈夫的政治活动，加之又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传单，急得一时没有了主张，只是本能地嚷着“这可怎么办？”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大惊小怪。”裕仁见妻子吓得惊心悼胆，脸色惨白，强抑着内心的忧虑，表现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用若无其事的语气安慰着妻子说，“我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制止了这场可能发生的骚乱！”

良子绝对相信丈夫有掌山河、握日月的本领，紧张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这才感到肚子饿极了，于是柔情地说：“已经将近九点了，请圣上与臣妾一道去用早膳。”

早膳，裕仁无滋味地吃了片面包、大半碗麦片粥和半个盐鸭蛋。九点五十分，他正准备去表御所办公，木户来了。他是不需要侍从长通报，就可以谒见裕仁的独一无二的大臣。

“情况怎样？木户君！”裕仁忧郁地问。他急于想了解情况，见良子回皇后宫了，供膳女官已将残羹剩饭收拾好走了，就在贡膳室接见木户。

“启奏皇上！警察和宪兵们发现张贴在街头的两种传单共计二千四百份，现在已经全部销毁。”木户宽心地微笑着，“整个东京城已经戒严，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根据平日暗地掌握的共产党可疑分子对象，从上午九点开始抓人。与此同时，外务省已派人坐镇无线电系统。凡是外国记者发稿，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总之，一切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请陛下放心。”

“好，好！”裕仁满意地点点头。他好像从恶梦中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脸上又有了生气。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枢密院和首相府都知道吗？”裕仁

问。

“陛下，知道了。”木户说，“我去警察厅传达圣旨时，近卫议长阁下和米内首相阁下也得到情报局的报告，已先我三分钟赶到警察厅布置任务。”

“朕对情报局的工作很满意，对近卫君和米内君的工作很满意！”裕仁脸上出现了一丝很难见到的笑意。他为了让妻子宽心，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有非凡的治乱本领，豪气十足地对木户说：“你去皇后宫一趟，将情况向皇后禀告一遍。一切都很正常，请她放心。”

木户遵命走后，裕仁好像一个长跑获金牌的运动员，虽然很兴奋，但也疲惫不堪，倒在床上睡着了。

良子听了木户的报告后，欣喜地走进她的画室，挥笔画了幅题为《傲霜的菊花》的写意画，以表达她和丈夫此刻喜悦而倨傲的心情。接着，她走进音乐室，掀开钢琴盖，一串串喜悦和倨傲的旋律，欢乐地从跳动的指头间流出来。

大凡每一个人，只要还用鼻孔呼吸，都有自己的一点爱好。普通人物的爱好则平淡无奇，大抵相似；特殊人物的爱好则惊世骇俗，不同凡响。裕仁爱好生物。为此，他动用巨款在皇宫内院建立生物研究所，从宪兵中挑选二百多名绝对忠于天皇的士兵当技工，辟有三百九十八平方米的动物饲养场和一千九百八十平方米的实验苗圃，并有陈列近二万种海洋生物和陆地植物标本的大型陈列室。过去，他每天在研究所工作三至四小时，自从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他的全部精力放在怎样战胜中国，如何使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上面，把研究所的工作交给助手、生物学博士服部广太郎教授，只每隔半个月听取服部一个小时的工作汇报。今天，又逢到服部向裕仁汇报的日子，下午三点，服部捧着一棵盆栽小树，兴致勃勃地准时来到裕仁面前。

“启奏皇上！这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叶山海面的鲛岛上发